

晉

書

一
一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咸瞻孚脩放裕

稽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曇弟聘

光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簪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

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
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
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
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
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
瘠骨立始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
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
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
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
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
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常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
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鹽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旣不
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

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咏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无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

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乎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慕

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无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无競如此東流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禮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旣无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无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无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郝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

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乎
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
兩小簍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
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
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至
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
州刺史劉覲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
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无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
以爲无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
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
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
褰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

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无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
常自得于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
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
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于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
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
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
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
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鷺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
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
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少與字並知名中興除太
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庾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

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

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
直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
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
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
博學論難甚精常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旣畢
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
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无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
曾有好車借无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
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无
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
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
高也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
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

守晉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字叔夜譙國錇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錇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无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无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躰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无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无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

心无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任心无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无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无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徃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

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羞執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无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无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于機宜无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无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子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无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